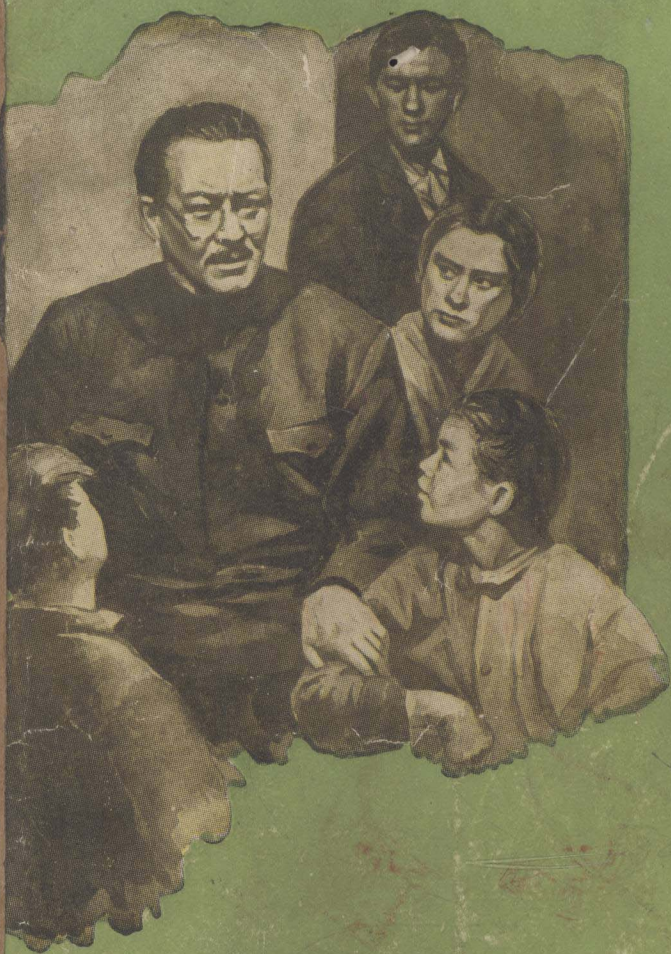




馬卡連柯著

教育詩

馬 卡 連 柯
教 育 詩

第 三 部

許 磊 然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 003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01 字数 213,000 开本 850×1168 纸 $\frac{1}{32}$ 印张 $9 \frac{3}{8}$ 插页 2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 - 20000 册

定价 (3) 0.94 元

目 次

1	釘子.....	543
2	先头混合联队.....	567
3	日常生活.....	592
4	“一切都好”.....	609
5	牧歌.....	627
6	五天.....	644
7	第 373 次加車.....	665
8	高巴克舞.....	681
9	变容.....	702
10	在奥林普的山麓.....	723
11	第一束麦子.....	741
12	生活向前行駛.....	769
13	“帮助帮助这个孩子吧”.....	789
14	奖赏.....	807
15	尾声.....	828

馬卡達柯和他的教育詩.....	839
-----------------	-----

一 釘 子

再过一天我就要去接管庫里亞日教养院，今天在队长會議上一定要办好几件事，向大家叮囑一番，以便我不在这里学童們，也可以把这件最艰巨的工作組織起来：收拾起我們的全部产业，运往庫里亞日。

在教养院里，恐惧、希望、紧张、发光的眼睛、馬匹、大車、象潮水般涌来的瑣事、注明需要注意然而被遺忘了的事件和擱忘了地方的繩子，——一切都糾纏成乱絲似的一团，使我不敢相信孩子是否有本領能順順当当地把它解开。

接到移交庫里亞日的協議書后总共才过了一夜功夫，可是教养院里的一切——無論是情緒、热情和节拍——都已經改变成行軍的調子。孩子們不怕庫里亞日，也許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它那蔚为奇觀的情况。然而对我來說，庫里亞日却象童話里可怖的僵尸，时刻站在我心灵的眼睛面前，会牢牢掐住我的脖子，虽然他的死亡早已經过正式的检定。

队长會議決定，只派九个学童和一个教員随我到庫里亞日去。我請求再多派一些。我一再指出，帶着这样薄弱的力量前去，除了使高尔基教养院的威信扫地之外，其他什么也办不了，因为庫里亞日教养院的全体教职員都被解职，而且庫里亞日有

很多人對我們懷着毒恨。

庫德拉狄帶着譏諷而又親切的微笑回答我說：

“老實說，您帶十個人去也好，帶二十個人去也好，反正都是一句話：您什麼也辦不了。如果我們大家都去，那又是一回事，——我們可以一下子把它猛攻下來。您不要忘了，他們有三百個人吶。這裡得好好地收拾一下。您來試試看，單是豬仔就有三百二十口要運。還有，請您注意一下！哈爾科夫那邊的人不知是在發神經病呢，還是存心搗蛋，——他們差不多天天都有新人送來。”

我也在因為新來的人感到煩惱。他們削弱了我們的集體，使高爾基教養院不能保持它百分之百的純潔和力量。而我們還要用人數不多的隊伍去攻擊擁有三百人之多的一大群。

準備和庫里亞日作戰的時候，我打算採取閃電式的一擊，——一定要一鼓作氣把庫里亞日學童們攻下。稍一拖延，寄希望於改進，指望“逐漸深入”，都會使我們戰役的勝負不可逆料。我非常明白，我們的形式、傳統和風氣固然會“逐漸深入”，但是庫里亞日那種無政府狀態的傳統也會“逐漸深入”。哈爾科夫的那批智者所堅持的“逐漸深入”，戳穿了說只是一種陳舊而原始的看法：好孩子可以對壞孩子逐漸起良好影響。可是我已經知道，到了組織形式松弛的集體里，哪怕是最好的孩子也很容易變成野蠻的小野獸。我沒有和那批“智者”公開地爭論，因為我計算得非常精確，不等各種各樣逐漸發生的麻煩開始，我那決定性的突擊已經可以完成。但是那些新人成了我的妨礙。聰明的庫德拉狄懂得，要把他們搬到庫里亞日，也應該象搬運我們的全部財產一樣，需要花一番心血做好準備工作。

因此，當我率領“先頭混合聯隊”向庫里亞日進發的時候，我

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后顧之忧。卡里納·伊凡諾維奇虽然答应我，他要主持事务到最后分鐘，但是他被就在目前的离愁压倒了，整天呆若木鷄，只会跟着孩子們团团轉，有时好不容易想起一些零星的事务工作，可是一陣老年人的悲伤情緒涌上心头，他轉眼又把它們忘怀了。学童們带着爱护和关切的态度聆听着卡里納·伊凡諾維奇的吩咐，回答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說一声“是”，还行一个敬礼，但是到了工作地点，他們馬上就摆脱掉給他們徒增煩惱的、对这位老人家的怜悯之感，开始照自己的主意办起事来。

我留下柯伐尔主持教养院的一切，我們的庄园、已經播了种的田地和磨坊都要移交給卢納恰尔斯基公社，柯伐尔最担心的就是怕他們給他“当上”。在教养院生活的各个部門里都已經可以看到公社代表們的影踪，主席涅斯吉連柯的紅鬍子早就帶着不信任的神气打量着柯伐尔。这两个人之間的外交式的勾心斗角使奧麗亞·伏龙諾娃很不高兴，她常劝涅斯吉連柯說：

“涅斯吉連柯，回家去吧。你怕什么呀？这里根本沒有騙子。对你說，叫你回去！”

涅斯吉連柯眯縫着一个眼狡猾地笑着，朝着脸气得通紅的柯伐尔点点头說：

“奧丽契卡，你知道这是个什么角色嗎？你要知道，他是个富农。天生就是个富农……”

这一来把柯伐尔弄得更窘，脸也涨得更紅，他費力地、然而态度倔强地說：

“那末照你看应该怎么样呢？孩子們在这里花費了多少劳力，难道我就白送給你嗎？憑哪一点呢？就憑你是卢納恰尔斯基公社的嗎？你們一个个吃得肚子鼓鼓的，还要拚命装穷！……付錢来！……”

“你倒想想看：叫我拿什么付給你？”

“憑什麼要我来想呀？当初我問你要不要播种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那时候你象个大老爷似的吩咐說：播种！那末，現在你就付錢吧！小麦的賬，黑麦的賬，还有甜菜的賬……”

涅斯吉連柯把头一歪，解开馬合烟袋，在烟袋底敏捷地摸着，一面抱歉似地笑道：

“这倒是真的，說得有理，当然……种籽……可是你怎么还要工錢呢？孩子也可以所謂为社会服务服务吧……”

柯伐尔狠狠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已經要往外走，但是又扭过身来，象发热病似地怒不可遏地說：

“你們这些該死的吃白食的家伙，他們憑什麼要為你們服务？怎么，你們是病人嗎？亏你們自称是社員，还要占孩子們的便宜……你們要是不付錢，我就把这一切都交給岡察罗夫卡的村民！”

奥丽亚·伏龙諾娃把涅斯吉連柯赶回家去，一刻鐘之后，她已經在花园里跟柯伐尔低声交談着，她爱教养院，也爱公社，可是她以純女性的本領調和着心中这两种矛盾的感情。教养院好象是奥丽亚的亲娘，但是在公社里，她却儼然是一个領袖，男子們为她跟謝烈学来的渊博的农业知識所折服，妇女們被她的坚决而猛烈的妇女解放的宣传所吸引，遇到种种棘手的情形和事件，她就調遣由二十来个少年男女組成的急先鋒队去打冲鋒，他們跟着她，好象她是圣女貞德似的。她的修养、精力和愉快的信念赢得了人心。柯伐尔望着她的时候，不禁要吐出一句簡短的豪語：

“我們的成績！”

高尔基教养院留給卢納恰尔斯基公社社員的那份厚礼——

經過全部六區輪種的、整頓得秩序井然的田莊——使奧麗亞感到自豪；可是對我們來說，這份禮物却使我們經濟上遭到極大的恐慌。我們感到，過去我們無論在哪方面投下的勞力，都沒有象在農業方面所投下的勞力的意義那麼重大。我們非常懂得，除草，組織輪種計劃，安排和做好工作的每一個細節，使那進行得很緩慢的、幾乎看不出的、曠日持久的過程的每一部分，一直都保持整潔，——是要花多少心血。我們真正的財富埋藏得很深，在盤繞交錯的植物根里，在經過周密安排的、舒適的畜欄里，在那些非常簡單的车輪和車轅里，在風車的操縱輪里和翼板里。可是到了現在，却有許多東西須要扔掉，有許多東西被迫脫離一致的和諧的狀態，硬被塞在狹窄悶熱的貨車里，無怪乎謝烈會變得臉色發青、神情抑郁，舉動之間帶着好象家里遭了火災的神氣。

然而，愛杜阿德·尼古拉·維奇儘管心情抑郁，却仍舊鎮靜地、有条不紊地安排送他的財寶上路，所以當我帶着“先頭混合聯隊”動身赴哈爾科夫的時候，我已經能夠心情舒暢地不去注意他那垂頭喪氣的身形。學童們象一群精靈似的，非常歡欣忙碌地在我們周圍旋轉着。

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正在漸漸逝去。直到現在回首當年的時候，有時我還不禁惆悵地惋惜，當初我為什麼等閑度過了那個時光，不逼着自己牢牢凝視着那美好的生活，我為什麼沒有把當時的每一瞬息、每個動作和每個字的火花、綫條和色采永遠銘記下來。

當時我以為，一百二十個學童不僅僅是一百二十個找到容身之所、找到工作的流浪兒童。不，他們是千百次道德的努力，千百種搭配協調的毅力，千百次的甘霖——對這樣的甘霖，連象大自然這樣一個剛愎高傲的蠻婆娘，也不能不焦急而歡欣地盼

望着。

在那几天里，很难看到一个緩步走过的学童。他們都养成了从一处跑到一处的习惯，象燕子似地飞掠着，也象燕子那样一本正經地啁啾着，那样明确高兴地遵守紀律，动作也是那样地优美。有时我竟会产生一种大不韙的想法：幸福的人們是不必受任何約束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明确地知道他應該做什么，怎样去做和为什么这样做，象这种这样欢欣、这样新穎、这样合乎人情的本能就可以代替約束。

的确，我有时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种种的反駁很快就会把我从虛无主义的高峰上推下来。比方說，阿廖希卡·伏尔柯夫正憤懣地轉过他那滿是雀斑的脸对着出事的地点，說：

“笨蛋，你是在干什么呀？你是在用什么釘子釘这个木箱？大概你以为隨地都可以拾到三吋的釘子吧？”

那个劲头十足的小家伙被罵得滿脸通紅，无力地垂下錘子，困惑地把錘子在光脚后跟上擦着：

“啊？那末用几吋的呢？”

“釘这个可以用旧釘子，你知道嗎，用过的釘子。等一下！这些……三吋的釘子，你是从哪兒拿来的？”

于是……就开始了！伏尔柯夫再也不肯放过那个小家伙，怒不可遏地分析着他那突然暴露的不知爱惜三吋新釘子的本性。

是的。世界上的悲剧还是有的！

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已經用过的釘子！

这种釘子須要挖空心思才能从旧木板上和拆毀的废料上拔出来，拔出来的釘子都是锈的，象患风湿病似的弯弯扭扭，有的坏了釘头，有的磨損了尖端，往往是弯了两弯三弯，盘成螺旋状，

打了結，恐怕最巧妙的鉗工有心要做也未必能做得出來。要把釘子放在一段鐵軌上，人蹲在地上用錘子把它錘直，可是錘的時候錘子常常不是敲在釘子上，而是敲在指頭上。等到以後用這些舊釘子釘什麼東西的時候，它們很容易彎曲、折斷，你要往這裡釘，它偏偏會釘到那裡去。也許，因為這些緣故，高爾基教養院的小傢伙們才會這樣討厭舊釘子，偷偷摸摸地干著新舊釘子的掉包案，因而引起了偵查工作，使我們出征庫里亞日的偉大歡欣的事業蒙上了陰翳。

而且又豈止是一樣釘子呢？所有這些白木桌子，式樣比較講究的凳子、數不勝數的各種各樣的凳子、舊車輪、鞋楦、用壞了的粗刨、破破爛爛的書籍——平時克勤克儉積年累月攢集下的這一切，現在却使我們的英勇遠征為之減色……可是扔掉吧；又舍不得。

還有那些新來的孩子呢！一看到他們的吊兒郎當、叫人看著不順眼的身形，我的眼睛就不舒服起來。是否應該把他們留在這裡，是否應該塞兩口小豬或是十公斤馬鈴薯給一個經濟困難的兒童收容所作為賄賂，然後把他們留給那個收容所呢？我常常仔細研究他們的成員，從衡量社會價值和人類價值的觀點來將他們分類。那時候我的眼力已經頗有經驗，根據外表的特徵，根據不可捉摸的面部表情，根據聲音、步態，根據某些最細微的性情的變化，也許甚至是根據身上的氣味，我一眼看過去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預言，在每個不同的情況下用這塊原料可以製出怎樣的產品。

比方拿奧列格·奧格烏夫來說吧。值不值得把他帶到庫里亞日去呢？不，這樣的人不能扔掉。這是一個罕有的有趣的樣品。奧列格·奧格烏夫是一個冒險家，旅行家 and 無賴，多半是古

代諾爾曼人^①的后裔，也象他們一樣：金頭髮，个子瘦長。也許，在他和他的瓦蘭人^②的祖先中間曾夾着幾代優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因為奧列格生着清秀的高額頭，聰明的闊嘴巴，再配上一雙靈活快活的灰色眼睛，顯得非常相稱。奧列格犯了冒領匯款的案子，因此他進教養院的時候有兩個民警押送。他天真地、高高兴兴地在他們中間跨着步子，好奇地打量着他的吉凶未卜的前途。脫離了押解之後，奧列格恭敬而嚴肅地細聽我第一次的戒律，親切地和老學童們認識，帶着又驚又喜的神氣盯着小家伙們打量，然後叉開兩條細腿站在院子當中笑着說：

“這樣說起來，原來是這麼個教養院嗎？是馬克西姆·高爾基的教養院嗎？哼，倒要小心些！就是說，應該試試看……”

他被派在第八聯隊里，費陀連柯懷疑地眯起一只眼望着他：

“恐怕，你干起活來……嗯……不怎麼賣勁吧！是嗎？你的上裝也不大合適……你知道……”

奧列格笑嘻嘻地依次掀起上裝兩面的下襠，仔細看了看自己的花花公子派頭的上裝，然後快快活活地望着隊長的脸，說：

“這並沒有什麼，隊長同志。上裝不會碍事。要不要我把它送給你？”

費陀連柯大笑起來，第八聯隊里其餘的大力士們也都哄堂大笑。

“好，拿來我穿穿看，看合式不合式。”

費陀連柯穿着奧列格的短了一大截的上裝，晃來晃去地一直晃到天黑，賣弄着我們從未見過的那股漂亮勁把學童們逗得

① 中世紀居住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的日耳曼民族。

② 古代俄羅斯對北歐諾爾曼人的稱呼。

发笑，可是天黑以后他把上装还给它的主人，正严厉地说：

“把这东西给我摆远些，给你一件没领衬衫穿上，明天你带着播种机去播种去。”

奥列格惊奇地望望队长，又带着鄙夷的神气望望上装：

“这样说起来，这件宝衣在这里不相称吗？”

次日早上他穿了一件没领衬衫，用嘲弄的口吻自己咕嘟着说：

“好一个无产阶级！现在要去跟在播种机后面跑……这倒是一件新鲜的工作！”

奥列格的新工作一样也搞不好。播种机不知怎么跟他不对劲，他愁眉苦脸地跟在后面走着，不住在土堆上绊跌；过不一会就要独脚跳着，拙笨地用力拔出戳在脚里的刺。走动的时候，他又管不住播种机的铧，每隔两三分鐘就要对前面的人大喊：

“西烏尔^①，請拉住您的牲口，我們这里发生了小小的故障！……”

費陀連柯給奥列格換了一件工作，叫他去管带着耙子的第二对馬，哪知过了半小时他又赶上費陀連柯，彬彬有礼地对他說：

“队长同志，您知道嗎？我的伙計不肯走了！”

“誰不肯走了？”

“我的馬不肯走了！請您注意：它原先就不肯走，現在还是不肯走。請您去跟它說說吧！”

費陀連柯赶紧走到“瑪丽”跟前，看見“瑪丽”坐在那里，就大发脾气說：

① 意大利語：先生。

“該死的東西！……虧你怎么想出來的？！什么事都攪得一團糟！這根棍子放在這里有什么用？”

奧列格認真地想要發揮好好地干活的精神：

“您看，有些蒼蠅在這里亂飛！……所以它就不肯走了，須要工作的时候，它就不肯走，是嗎？”

“瑪麗”从几乎是緊貼着耳朵的頸軛下面狠狠地瞪着奧列格，費陀連柯也火了：

“它不肯走……馬怎么会不肯走呢？趕它走！……”

奧列格拉住繮繩，對“瑪麗”吆喝着：

“呶，呶，”

費陀連柯听了大笑起来：

“你吆喝‘呶呶’干什么？难道你是个赶車的？”

“你看，隊長同志……”

“你怎么老是：隊長同志，隊長同志……”

“不然又怎么称呼呢？”

“怎么称呼……我不是有名有姓嗎？”

“哦！……你看，費陀連柯同志，我当然不是个赶車的，但是請相信我，我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跟什么瑪麗发生这样亲密的关系。我有几个熟人也叫瑪麗^①……嗯，对待她們当然不一样，因为……这里又是‘棍子’又是‘頸軛’什么的……”

費陀連柯用鎮靜的、充滿力量的眼睛驚訝地望着这位瓦兰人的飽經滄桑、然而不失其优美的身形，后来唾了一口說：

“廢話少說，小心看着馬！”

到了晚上，費陀連柯把两手一攤，不慌不忙地說出了判決書

① 瑪麗是女子的名字。

的大要：

“他这个家伙能中什么鬼用？他只会吃吃糕餅，追求追求姑娘們……照我看，我們要他不合适。所以我說：不必帶他到庫里亞日去。”

第八联队队长严肃而担心地望着我，等待我批准他的判決。我心里明白，这个方案是整个第八联队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他們的信念和对人的要求一向是非常坚决，但是我回答費陀連柯說：

“我們要把奧格烏夫帶到庫里亞日去。你向联队里解释一下，應該把奧格烏夫改造成一个劳动者。如果你們做不好这件工作，那末別人誰也做不好，結果奧格烏夫就会变成苏維埃政府的敌人，变成癘三。这你总懂得的吧？”

“我懂得，”費陀連柯說。

“那末你到联队里去解释解释吧……”

“好吧，只好去解释一下，”費陀連柯很快地同意說，但是他的手也同样迅速地举起来去摸我們斯拉夫弟兄們遇到伤脑筋的問題时就要去摸的那个地方。

这样，奧列格·奧格烏夫就要跟我們一块前去。那末烏席柯夫呢？我滿怀憤懣坚决地回答說：阿尔卡季·烏席柯夫不必去，他根本就是个废料！随便在哪个生产部門里，如果有人悄悄地把这样一块不中用的原料塞給一个人，他一定要組織起几十个委员会来調查，写上几十份报告，把这件事告到内务人民委員部和各个监察机关，至少也要写信給“真理报”，非要找到那个罪魁祸首不可。誰也不会硬叫一个人用旧鉄桶制造机車，或是用馬鈴薯皮制造罐頭食品。我應該制造出来的不是机車和罐頭，而是一个真正的苏維埃人。可是用什么原料呢？用阿尔卡季·烏

席柯夫嗎？

阿尔卡季·烏席柯夫从小就被扔在生活的通衢大道上，历史和地理的巨輪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阿尔卡季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家出走。后来阿尔卡季的家庭里又来了一位新父亲，是邓尼金政府的獼猴戏里的一名角色。烏席柯夫的新爸爸决定举家跟随这个政府离开祖国，投奔异邦。性情乖张的命运之神不知为什么偏偏讓他們到了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很不合适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阿尔卡季·烏席柯夫的双亲因为疾病，更多是因为世态的炎凉，相繼去世，使他失去怙恃，孑然一身流落在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陌生的环境里。在这个时期里，烏席柯夫的亲爸爸却巧妙地窺測出新經濟政策的奥秘，搖身一变成了不知哪一个联合企业的一員，这时他忽然决心要改变以前对待后代的态度，多方設法寻找他那不幸的兒子，后来居然被他利用国际关系，讓阿尔卡季搭上一条輪船，而且居然还有人把阿尔卡季一路送到敖德薩，在那里，他就投入了父亲的怀抱。但是才过两个月，做父亲的就被兒子所受的外国教育的某些鮮明的后果吓倒了。在阿尔卡季身上很融洽地結合了俄罗斯的气魄和阿拉伯的幻想，——一句話，老烏席柯夫是被偷得精光。阿尔卡季拿到旧貨攤上变卖的不单是家里值錢的东西：鐘表、銀茶匙和銀杯托，不单是衣服和內衣，甚至还有一部分的家具；这还不算，他发现他那幼稚的笔迹酷似父亲的龙飞鳳舞式的签字之后，就很巧妙地利用起父亲的公家的支票簿来。

不久之前把阿尔卡季从我主坟墓^①的近郊救出来的那双有力的手，現在又再度發揮了作用。在我們的战斗准备最紧张的

① 指耶路撒冷，因耶穌的坟墓在那里。

时候，老烏席柯夫，一个象西欧人士那样服装华丽、外表象工团主义者^①那样威风、形容还不十分憔悴的人，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向我詳細叙述了阿尔卡季的經歷，到末了声音微微发抖地說：

“只有您能够把我的兒子还給我！”

我对他的坐在沙发上的兒子望了一眼，那孩子使我感到那样强烈的厌恶，我真恨不得立刻就把他还給那个苦恼的父亲。但是他帶兒子前来的时候还带来一份公文，我是沒有力量反对公文的。阿尔卡季就在教养院留下了。

阿尔卡季生得又高又瘦，各个部分都不相称。一头鮮紅的头发，两边翘着两只透明的、粉紅色的招风耳朵，一张布满大点雀斑的沒有眉毛的脸，好象老是要想朝下垂，——人家看过去只看見那个沉甸甸的、发肿的鼻子。他望起人来总是低着头。一双渾浊不清的眼睛永远粘着黃色的眼屎，令人产生极度的厌恶。除了这些，再加上一张从来不閉攏的、流着口水的嘴巴和一副永远是阴沉呆板的面色。

我知道，学童們会在黑暗的角落里揍他，見面的时候把他推来揉去，不願意跟他同室睡覺，同桌吃飯，他們对他所怀的憎恶是合乎人情的健康的憎恶；我也是靠着教育学的方法，才能努力把自已心里的这种憎恶压制下去。

烏席柯夫从第一天起就偷窃同伴們的东西，夜間在床上撒尿。米季卡·席韦里来找我，深鎖着烏黑的眉毛一本正經地問道：

① 工团主义者否認政治斗争，否認武装起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認為经济总罢工是消灭資本主义的唯一办法。